

# 古桥畔的感慨

## ——“二次回乡务农”见闻感思之三

邱祥

在省镇镇横兰村、塘下村、洋里村交界处，有一座古老的廊桥——井叠桥(又名：桥亭仔、三门桥)。她始建于大明万历四十六年，距今已有四百零六年的历史。四百年来，井叠桥历经风雨，饱受沧桑，阅遍人间。虽经过三次大修，但时间间隔都在百年以上，而每次大修均在其岌岌可危之际。

她最为幸运的是2022年的大修。这是由地方政府拨巨资，本着“修旧如旧”的原则，原拆原装，去腐补新，主要是更换了两块“井”字型的纵横重叠的垫木和五根跨越两岸的横椽。如今的井叠桥(人们习惯称之为：桥亭仔)，面貌一新，焕发青春，成为人们田间劳动，晚间休闲散步的休憩之所，更会每每迎来一对对的恋人于此卿卿我我……

退休后，往返于家与菜园，桥亭仔是必经之地。曾几何时，我总不免停于此驻足，享受习习凉风扫去菜地劳作带来的疲惫，多么惬意啊！欣赏着桥畔青山绿水；还有机会与儿时同伴，如今仍在田间耕作不辍的兄弟们胡侃海聊。

这天傍晚，在桥边遇到田里种芋头正准备收工的林，他邀我“桥上坐坐，如何？”，我不敢拂其意。

林与我同龄，已经六十六岁了。小时候，他像对待小弟般呵护我，重活脏活总是抢着帮我。后来，我上小学了，他虽然比我还大几个月，他的父亲仍然放他自由，直到我上小学四年级时，他才背起书包，也仅仅三年后大概十二岁左右吧！他就跟着他的父亲上山下田，干起了农活，待到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，他已是一个十全十美的“十分底”了，“犁耙布，割担担”全都拿得起放得下。记得有一次生产队分配我和他，还有一个小我一岁的华，三个人去挖番薯，挖了一下午，装担时他叫我和华先装，剩下的全部是他的。回程的路上我和华走走歇歇，而他却健步如飞，起码早十分钟先到生产队仓库。一过称，我挑回了九十斤，华挑回九十五斤，而他的那一担整整二百一十斤，我们两人还挑不过他一人。

林对我说，他这一段时间来总是感觉腰部隐隐作痛，按照传统的说法是“腰掐

了”，于是请过民间土医生“捉掐”，吃过中草药，也贴过伤湿膏等，总是不见效：问我有没有认识的福州大医院的骨科医生。

我说你长得像一头牛犊，怎么这么不注意地伤了腰？你干一天的活，我得干两天，饭量也是我的两倍，这辈子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他说佩服什么？论赚钱收入你是我的两倍呢！我们种田人就是劳作的命，前几天腰疼在家休息，总感觉不自在，今天来种芋头腰又疼了，反正左右不自在，所以想看看好医生尽快治好病好下田。

我说我退回来的这几年看到你像年轻时那样不停地干，重活还是都找你，我还认为你还可以再干十年没问题。他说真的是老了，不如从前了，怎么可能还能干十年？再说小时候一起的伙伴都是老人了，有的成了古人了。他历数了顺、华、云、发等，他们都逝世好多年了。他说农民的命不值钱，不像你们当干部的年年体检，一有“风吹草动”，立马就“草木皆兵”，然后就“斩草除根”，他说这腰疼如果治不好，这辈子恐怕就这样歇下来了。我便答应他，尽

力帮他吧。

这时，在田间劳作的六七个人也陆续来到桥亭内。最大的一位远房叔公，七十多岁了；最小的是一个堂弟媳，也六十多岁了。我粗略地估算了一下，今天在桥亭仔畔田里种芋的八个人，平均年龄将近七十岁吧！难怪有人戏谑地调侃说：下田种地的每三个人加起来岁数就有二百岁。他们七嘴八舌地唧唧喳喳了一阵子，多是说些这里病那里疼的，有一位婶子直言说，今年桥亭仔还能种芋，明年就不知道了，田地荒了也只不过这几年的事了。远房叔公说，这是现实，靠我们这些人撑不了几天了。末了强调一句：“这不是我们操心的事，还是回家吧！”

夕阳余晖洒村落，沐浴着这一队老翁老妪匆匆归；流水环抱古桥孤影，萦绕着满目青山鸟雀回巢其啼戚然；烟雾蒙蒙近黄昏，无边暮色暗千窗；风拂柳丝，荷香漫卷；驻足在古老的廊桥上，我真想把香气捻成一根香弦，与清风共鸣着那惻惻的惆怅；惆怅之余，霎时生出无端的感慨和信心——古桥已焕发青春，而田间地头的耕耘者是暮气横秋；就如这夕阳西下，立马就要进入无边的暗夜一般。但我仍相信：短暂的夜也终将过去，明天的太阳一定会赋予原野一样的生机！

# 八一·建军节

林洪霖

当年八一响枪声，驰骋沙场子弟兵。  
抗日人民完取胜，败蒋中国新诞生。  
保家不说事艰苦，卫国必言心赤诚。  
静好时光非苟且，感恩将士打前行。

# 夏韵

彭植振

四季风光各不同，夏时景象更无穷。  
禾苗茁壮连天碧，蔷薇争妍映日红。  
松柳鸣蝉声悦耳，江湖倒影色葱茏。  
浮云彩夕丹霞涌，雨后东边挂彩虹。

# 心灵语丝

军旗猎猎，在风中舞动着铁血的豪迈；岁月悠悠，见证了人民军队的不朽传奇。今年，我们迎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7周年，在这神圣而光辉的时刻，我的内心如汹涌的波涛，感慨万千。

1997年，那是一段漫长而辉煌的征程。从南昌城头的那声划破黑夜的枪响开始，人民军队便踏上了为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而浴血奋战的道路。1997年的风雨兼程，1997年的砥砺前行，这支英勇之师在党的旗帜引领下，书写了无数壮丽的篇章。

回首往昔，历史的画卷徐徐展开。在那战火纷飞、硝烟弥漫的岁月里，人民子弟兵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，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血与火的战场。他们穿梭在枪林弹雨中，冲锋陷阵，毫不退缩。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，仿佛就在眼前。他们用年轻的生命和炽热的鲜血，铸就了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，捍卫了国家的尊严和领土的完整。

当战争的硝烟散去，和平的阳光普照大地，人民军队又以崭新的姿态投身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。在抗洪抢险的一线，他们用坚实的臂膀筑起了阻挡洪水的堤坝；在抗震救灾的现场，他们争分夺秒，从废墟中拯救出一个鲜活的生命；在茫茫的边疆哨所，他们忍受着孤独与寂寞，用坚定的步伐丈量着祖国的每一寸土地。他们始终牢记着“人民军队为人民”的宗旨，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党和人民的深情厚谊。

“听党指挥、能打胜仗、作风优良”，这十二个字如洪钟大吕，振聋发聩。在新世纪的征程中，人民军队紧紧围绕这一强军目标，不断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。高科技的武器装备、先进的作战理念、高素质的军事人才，使人民军队如虎添翼。他们在训练场上挥汗如雨，在实战演练中锤炼本领，时刻保持着高度的戒备状态，为保卫祖国的和平与安宁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，提供了坚实的保障。

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，享受着岁月的静好。然而，我们不能忘记，这和平的背后，是人民军队的默默守护和无私奉献。他们是祖国的钢铁脊梁，是民族的中流砥柱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让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，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！

作为新时代的公民，我们应当传承和弘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精神品质。我们要心怀感恩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；我们要努力工作，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；我们更要关心国防事业，支持军队建设，让人民军队在新的历史时期续写更加辉煌的篇章。让我们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，与人民军队携手共进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！让军旗永远在我们心中飘扬，让军魂永远在中华大地闪耀！

# 八一·建军节有感

刘运增



木槿悠悠，夏日深

郑新润 摄

# 过往的岁月

林垂桓

1950年春，在春暖花开，人们正沉浸在翻身解放的喜悦里，14岁的我来到闽清县人民政府当通信员。

1949年8月，拨开乌云见太阳，闽清回到人民手中，在梅城建立了闽清县人民政府，政府工作人员借住在现县公安局前下坡处的一片民房里。县政府主楼在二层土木结构的高高基座，内有县长室、秘书室、收发室、民政科、建设科、教育科。县银行在县政府主楼前面一幢二层楼里，房外有围墙，由武装人员守护着。银行左边是许仕长厝，驻司法科，楼上做办公室，楼下为监狱。许仕长厝左边是龚头恭厝，驻财粮科。县银行围墙大门右侧有一幢灰墙三层洋楼，驻税务局。县公安局是个大单位，驻到现在县医院门诊部 and 法院处，当时这里是座大寺庙，经改造成二层楼房，一层做监狱，二层住看守的公安部队，其左有一楼做局办公室。当时县政府各科室人员一般三五人，有南下干部、城工部成员以及新招人员，有男有女，多是青年人。县科级领导阶层基本上都是南下干部，借住的民房多逼仄简陋，领导干部可以单独居住一间，其他人员住办公室或集体宿舍。

那时，干部实行供给制，食宿和衣服等生活用品由公家提供，每人每天伙食费0.35元钱，白米0.5公斤，每人每月发给津贴费，干部3.2元，勤杂人员2.8元左右。1955年后改为工资制。这种

待遇，干部们只能维持个人生活，无法顾及家庭老小。

然而，干部们都是自愿参加工作的，从不叫苦，从不讲钱，他们满怀憧憬，坚信在共产党、毛主席领导下，生活会逐渐好起来的，光辉灿烂的远大革命理想一定会实现，“各尽所能，按劳分配”的社会主义社会和“各尽所能，各取所需”的共产主义社会一定会实现。他们朝气蓬勃，不谋私利，秉公办事，廉洁勤政，与中共县委干部一道，带领闽清13万人民开展了波澜壮阔的镇反、剿匪、“三反”、土改、农业集体化、工商业改造等工作，为建设新闽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韶华易逝，岁月催人老，70多年峥嵘岁月过去了，现在，祖国已欣欣向荣，闽清人民也过上了吃穿不愁的好日子。在此令人欣慰之时，我接到一位当年在县政府共事的老同志问候电话，当我们说起当年共事的同志们的情况时，他说：“我们当年在高高基座厅堂里，一起吃供给制伙食的老同志们，至今已作古，在闽清的只剩下三个人了。”

我听了极为惊诧，我想起他们的音容笑貌，不由得潸然泪下，怀念起老同事们：他们一生勤政廉洁、为民鞠躬尽瘁。他们将被世人铭记。

# 往事如烟

天色擦黑了。

俗话说，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”在我们村子里，很多小孩子需要学会洗衣做饭和上山打柴。当然，我也不例外。有一回，我与上山割茅草，挑着一担满满回家，自以为足。没想到，倒在地上，头尾混合。“这些茅草长得刚嫩，太阳一晒就蔫了不禁烧。”母亲说，上山割茅草，要选择叶子发黄，根茎长硬结实的茅草，可以耐烧。并且还讲了一些割茅草的方法。

茅草，别名羊齿草，属于蕨类植物。喜暖湿润，喜欢生长在南方地区的山坡上山腰里，是农家做饭的主要柴火。

第二次是周日，跟着母亲上山到南坑割茅草。山路弯弯，崎岖不平，到达山场后，满山茅草青黄相间，婆娑舞动。母亲环视

堆茅草缚扎成捆后，拿起莽秆，先插入左捆，后插入右捆，顺势挑起莽担，移步上路了。

我们这里有句口头语，“好割茅，难缚莽”，初次缚莽，有点眉目。几次后有所明白。美中不足的是，有时缚莽看似扎得很紧，挑起来后会松驰。这时，母亲看了我挑的莽担，一语道破：莽草堆叠时，要对准地上麻绳中点，否则，中心会偏离，看似扎得很紧，一旦挑起上路，莽担经不住摇摆，容易松散脱落。找到问题症结后，有的放矢，效果很好。

几番“练兵”，日有所长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则利用学校周末时间，跟着母亲上山，慢慢知道打柴的技巧。渐渐的能独当一面了。母亲开始让我跟别人上山打

下树爬行人较安全。

选定目标后，我脱下草鞋，伸出双手，抓住树头的低枝，双脚夹住树身。脚随手动，一步一步往上爬行。到时，双脚踩住树干旧枝头，左手抱住树身，右手从身后刀夹拔出柴头，对准枝条就砍。一根根枝条“哗啦，哗啦”从树身缓缓落地。不一会儿，砍完这一层，再砍二层三层，因为我选择的松树枝条多，要砍到四层，甚至五层。

这时，一阵山风吹来，树随风摇，人站树上，摇摇欲坠，可我无所畏惧。因为自小在家里爬过果树，摘过果子，有爬树作业的临战小经验。爬上松树下枝条，得心应手。

砍下来枝条，满地凌乱，交叉重叠，需要整枝和分捆。遇到太长的枝条，还要一刀两断放好。当地人砍柴，一般不带麻绳。听母亲说过，麻绳绑扎柴枝不紧，而是就地取材，选择两根韧性好的小竹子，一根一捆，一分为二，上下两扎。这时，还要砍一根两头削尖的竹竿，一前一后，分别插入两捆柴条，即可挑担起身行走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山路难行。大家嘴里哼着轻快的乐曲小调，边走边领略大山深处的绿色风光。有时口渴了，大家放担休息，跑下小溪边，用手当碗，喝上几捧清水，甘爽甜蜜，劳累释放。

那天以后，我又上了几次六目架。到“小寒”过后，山上的茅草由青变黄，松树林间又堆积厚厚的松针，父亲母亲带着我和几个小妹妹，一起上山，割得割，耙得耙，砍得砍，几天寒假，家里的院子堆满了五颜六色的柴火。母亲站在柴火间说：“这些柴火够家里烧到一个冬春，你们也不再上山了，在家里多看书。”

夕阳西下，金色的余晖洒满大地。这时，母亲抱起一捆干柴，去烧火做饭。不一刻，屋顶升起浓浓炊烟，在冬日的寒风里，袅袅婷婷，缭绕院子，久久不愿离去。

# 打柴的往事

陈其彬

一遍，走上前去，用莽秆轻轻敲打着一片草叶，说是惊动草从里的蛇类出逃不伤人。

开始，我学着母亲样子割茅草，上下脚踏好马步，左手稍微压斜莽面，右手拿刀割莽。不知为啥，我割得莽草长短不一。母亲上来指点，“刀口向地，刀背斜斜，顺手下割。”果然间，手动刀利，沙沙作响，割下的莽草比原来整齐。母亲看着，心里自然高兴。

割好后，母亲帮我缚扎莽草。第三次，母亲让我跟班学习。她在一边开导，我在动手操作。随着一声提示，我先放好麻绳，拿起地上的莽草，压紧，又一棵重叠，再压紧……而后，手按莽堆，拉起绳尾挂上绳钩，双手用力扎紧，迅速打结绳钩。待两

柴去了。

农村山里草木旺盛，要打的柴类很多。而下枝条，则是一种难打的柴火。它需要人爬到高高的松树上，砍下长在大树主干边的枝条。它比起松针茅草耐烧又耐温，是农家主妇做饭首选的柴料之一。打这种柴火，一定要有攀爬作业经验，身手敏捷的人可以担当，要不然，爬高作业危险系数大。

那是一次风和日丽的天气，我和两个小伙伴同行。来到大队东南部的六目架山砍柴。只见一棵棵松树挺拔耸立，树干粗壮。枝条伸展。上山前，父亲有过吩咐，下松枝一定要选择主干笔直，碗口粗壮的中树，枝条多，而且树皮脱落，树身强壮，上

# 招标公告

闽清县盛发供销投资有限公司以公开竞标的方式招租，现公告如下：

- 一、租赁期限：1—3年
- 二、招租网点及租金底价：  
县梅城镇南北大街151-10号(实验小学天桥下)约40㎡店面年度租金25380元(月：2115元)  
县梅城镇南北大街151-2号(实验小学天桥下)约50㎡店面年度租金27936元(月：2328元)
- 三、从即日起进入公开招租，有意者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、复印件、报名费(1000元整)及保证金到我司报名，具体事宜请到公司了解
- 四、报名及投标时间  
报名截止日期2023年8月7日  
投标时间：另行通知
- 五、其他按合同条款执行
- 六、联系人：  
林先生 13850162626  
特此公告！

闽清县盛发供销投资有限公司  
2024年7月30日

